

寸草報春輝

許瑤坤 (Cleveland)

“慈母手中線，游子身上衣。臨行密密縫，意恐遲遲歸。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！”最後兩句的含義我現在還能倒背如流“誰能說子女像小草那樣微弱的孝心，能夠報答得了像春天陽光般的父母恩情呢？”

當我輕輕地走進生產廠房，那震耳欲聾的響亮的機器聲，還有那撲鼻而來的化工氣味令我難以呼吸。迎面而來的穿着工作制服的工人在向我點頭，他們並沒有戴口罩，手套或耳塞。我的心開始沉下來了：我擔心我屬下的員工們的身體健康啊！

還記得每一位新進廠的工人都要通過“員工安全培訓”，可是，眼前的工人的工作現狀讓我的心難以平靜。如果工人們沒有健康的體，他們怎么能長期工作呢？如果工人們沒有健康的體，他們怎么能好好生活呢？如果工人們沒有健康的體，他們怎么能年年與家人一起過感恩節呢？.....

感恩節到了，我在此真心地勸告每一位第一線工人們/裝修工人們，請你們好好愛惜自己的身體，做好工作保護措施，千萬不要在沒有自身防護的情況下冒險工作啊！用不健康的體換來的金錢是不值得的。“一切向錢(前)看”，不是我們來美國的目的啊！我們來美國是為了更好的生活環境，以及為了讓後代有更好的前途，讓年老的父老鄉親們晚年活得有保障。

我還經常看到那些活躍在中國城超市里

工作的年邁的父老鄉親們，他們那布滿滄桑的雙手，在長年工作中已變得紅腫和變型。父老鄉親們，在子女已成年，子孫環繞的情況下，請你們停下手中的活，讓年輕的子女去操勞吧！你們在中國已經勞累了一輩子，也苦了一輩子，如今來美國還操勞什麼？你們應該是享福的時候，為什麼還干苦活？現在該是子女們盡孝的時候，而你們應該是跟孫子/孫女們玩樂的時候啊！

“知足者常樂”這是我媽媽每天挂在嘴里的口頭禪。我媽媽說能每天與小孫子玩樂，那才是老人的職責呀！有什麼比“天倫之樂”更開心？“金不笑，銀不笑，見到孩兒哈哈笑”，那才是老人在美國過上的真正的有價值的晚年啊！我媽媽最喜歡的就是在報刊上看到她女兒的文章。我非常感謝《伊俐華報》在今年母親節刊登我那篇《媽媽，女兒的心燈》。《媽媽，女兒的心燈》讓我媽媽的老同學贊嘆不已，也讓我媽媽無比歡喜。我們做子女的，要讓父母親晚年開心，我們必須要爭氣，只有持之以恆地讀好書，才能有好工作來報答父母親的恩愛啊！

今年美國的冬天來得早，我們做子女的得多關心父母親，感恩節也許要向父母親問寒問暖，別讓老人感傷寒。“良言一句三冬暖”，關心父母親，感恩父母親，一家老少樂也融融。

希望每年感恩節，我們每個華人家庭都過得歡歡喜喜，老少平安，健康知足！



1 冬天沒有長辮子，沒有披肩發。

但冬天是美的，它的美，在光禿禿的樹枝上，有一種歲月的滄桑。

雪落下來的日子，樹忍著沒吭聲，只有心直口快的風，笑得既緊張又興奮。

大地換了新裝，春天就在夢中，為生活準備花朵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陽光照在積雪上，世界亮得晃眼。

有人要結婚了，她的腮邊漾著紅暈。

有人表情喜悅，他在年節的幸福里，給明天分發著激情的儲備。

2 這個時節，春風與百花相忘于江湖。

只有冷冷的北風，用雪花說著狠話。

這個時節，記憶中一再浮現的，是堅硬的湖面，是白茫茫的遠山，是一星半點的干骨梅。

一個一眼見底的世界，既簡約又厚重，既冷又熱。

看吧，那爐膛里熊熊燃燒的大碳，那十冬臘月頂著紅蓋頭的新娘，那喜慶的鞭炮啊，它炸響的歡笑，可是愛情幸福的呻吟？

看吧，塵埃落定的世界，雪花，才是除舊布新的好手。



冬天是美的

(組章)

冬日即景

風在地上胡寫亂畫，把十一月的臉，塗抹得愈發干澀。

沒有雪，天空就把雙手反枕腦後，一任雲朵飄來飄去。

沒有鳥兒，光禿禿的樹枝上，就只有陽光的冷言冷語。

河流不說話，村莊就把炊煙的影子鋪在地上，一任狗吠雞啄。

遠山靜穆，一步三回頭的風，就把衣袖亂抖一氣，使十一月的臉上，流露出無限滄桑。

這是北方，地上的草死了，但埋在地下根不死，來年春天，一切就都有希望。

3 以美與愛的名義讚美冬天

1 遼闊的冬天，雪獨領風騷。

一道山樑，是一群夢的馬匹；另一道山樑，是一陣高處

的流水。在避風的地方，翠綠的松柏站定塵世，以清香呈現生命的深度。

有陽光的時候，雪地上泛着耀眼的銀光，那是做夢的世界，正睡在回憶的細浪上。

2 世界通體透明，而高處是浮動的雲朵。

那麼低處呢？低處是長長的峽谷。

仔細想想，雪與冬天的關係，就像親兄弟一樣，你滄桑迷人，他曉風拂月。

哦，到處都是雪，在美的幻覺里，到處都是生命的蹉跎。

梅花置身其中，茫茫大地紅一點，人間冷暖在心頭。

3 冬天風硬，麻雀是禿枝上的幸存者。它在雪地上蹦跳，啄食人迹罕至的陽光。

翠綠的冬青，綠得格外憂傷。

而火爐的眼淚滾滾，在室內，極力營造著明媚的春天。

看，生活的白牙齒。看，梅花的紅舌頭。

世界脫胎換骨的時候，人心的黎明，就是這個樣子。

作者：閻明秀 陝西省隴縣城關鎮高陵村1973年生，新型農民，喜好讀書、寫作、旅遊，先後在多地報刊發表詩歌、散文等若干，偶有作品獲獎。

她從北京來

小雪前的一天，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學生來看我，帶來一些禮品，也帶來了一屋子的歡笑。

十幾年前，我在城區一所中學工作時，教過她的語文課。記得當時她長相可愛，衣着樸實，性格溫順，跟老師一說話就臉紅，羞怯怯的。學習成績好，是幾個尖子生之一。老師、同學都喜歡她。因為愛學語文，與我打交道更多些。她畢業不久，我也離開了那所學校，一直沒再聯繫。

前些日子，她從網上查到我的博客、QQ，與我建立了聯繫，問了我現在的身體和生活情況，告訴我她現在在北京一家設計院上班，經常看我的博客，很喜歡我寫的文章，約定回家時來看我。

她是午後一點多鐘來到我家的。模樣沒變，只是氣質變得高雅了一些，舉止穩重大方。老伴也有同感，一邊忙著沏茶倒水，一邊夸獎：“挺大氣，一看就是在大城市混(謀生)的。”

“嗨！大氣什麼，跟以前一樣。咱聊城現在也挺好！”她紅著臉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，慢聲

細語，還是那麼樸實。看不出城市環境對她的改變。

在客廳坐定以後，她告訴我，這次是因父親有病，家里打電話讓她請假回來的。我以為還在聊城住院，連忙說要去看。她說：“不用。已經出院回家了。單位工作忙，打電話催，我明天回北京，今天來看看老師。”

在接下來的談話中，她給我說了分別後的經歷：本城高中畢業後，考取了武漢一所大學，畢業後與一位上一級的同班同學戀愛結婚。對象是湖北當地人，現在水利部上班。

“怎麼樣的一個人啊？”老伴關心地問。她嫣然一笑：“還行吧。下次我把他帶來，您看看。不算很高，挺勤快，家里的活，掃地、做飯都是他干。晚上睡覺前拖一遍地，早晨起來還要拖一遍，愛乾淨。對我好，對爹娘也孝順。”

“你怎么不幹啊？”我笑著問。

“干！你想我能不幹嗎？我又不是那嬌氣人。嫌我干的不好，本來我也沒空。”

“他有空啊？”

“嗯。他離單位近，騎電瓶車幾分鐘就到，買房的時候就考慮到離他近點，我上班就遠了，27公里，開車也得一個小時。也比他那邊

忙。”

“什麼時候買的房子啊？”

“七年啦。一百多平方，當時七千一平，花了七十多萬，現在值200多萬。一平方兩萬多了。”

說到收入，她說：“他七千多，我六千多。”

“这么多！”我驚嘆。

她搖了搖頭：“不算多。北京每月一兩萬的不稀罕。——俺這也算行，除了還房貸，日常花用，每月能存一萬。”

“公婆多大年紀，需用您管嗎？”

“都50多歲，南方人，身材好，跟40來歲的一樣。有個妹妹，也在北京上班。爹在湖北老家，很能掙錢，不用俺管，娘跟著俺看孩子，都對我挺好！”

“我命好！”她說著說著得意地笑起來，“淨碰見好人。在單位里同事、領導也都對我好。”

“你好，人家才對你好。”老伴笑著插嘴道，“人都是心換心。”

老伴的話有道理，我這位學生肯定是家里的好媳婦，單位的好員

工。

談到四點多，她要走。我送她下樓，望著她遠去的身影，心里很為有這樣一位學生感到欣慰。她沒有超人的才華，沒有驕人的業績，但愛家人，愛工作，微笑面對周圍的一切，善待生活，生活也善待她。

作者：李民增 山東省聊城市柳園小區



我從馬場小學轉回巨豐小學，何葉葉是屯子裏唯壹的同班同學。她的個子比我高半頭，眼睛大而明亮，說起話來甜甜弱弱，眼睛閃閃的。我壹直認為她不是用嘴巴在說話，而是用眼睛說話。她身材瘦弱，風沙狂舞的日子，走起路來飄飄的，好像風再大壹點就能把她刮走。壹個春天上午放學的路上，忽然發現昏黃的煙塵從西北的天空翻滾著卷了過來。剎那間黃沙遮天蔽日，鳥藏兔匿，殘枝敗葉張牙舞爪，如潰散的流寇望風而逃。沙子壹絡壹絡地打在臉上，火辣辣的疼，耳朵裏灌滿了“呼呼”的風聲。我們走壹步退半步，壹會兒斜著身子走，壹會兒倒西歪磕絆絆。我拉著她的手，好像牽著左搖右擺的風箏，我真怕壹散手，她就化作樹葉飄走。我們到家時，風已經停了。何葉葉像從土窩裏剛爬出來，灰頭土臉，兩根辮子上還掛著幾根纖細的茅草。我伸手想替她摘下那幾根茅草，可壹看到她那雙忽閃忽閃的大眼睛彷彿喘息著說著什麼，不知就怎麼遲疑膽怯了。擡起的手拍了拍自己的頭，揉揉眼，就回家了。直到我離開那個屯子，好像再也沒遇到過那麼大的風，再也沒牽過她的手。我鄰家的女孩，和我同歲，曾經摔過我壹個大跟頭，讓我很沒面子。可我在何葉葉面前，感覺腰板很直，也很有男子漢的感覺。正是這種男子漢的感覺，讓我做出了壹件平時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來。

受他的欺負。何葉葉告訴我，壹次上體育課自由活動時，劉泉把老蒼子(蒼耳子)扔到向女生，惹得頭髮上粘著老蒼子的女生吱哇亂叫。何葉葉就更慘了，她瘦得衣服不貼身，老蒼子竟然從她的領口滾到了內衣裏。她又癢又羞，哇哇大哭，幾個同學顧不得摘自己頭上老蒼子，攙著她到廁所裏經過壹番折騰才把糾纏在內衣上的老蒼子摘掉。我的同桌後來告訴我，他當時在窗外偷聽到幾個女同學在老師辦公室裏控訴劉泉的罪狀，說何葉葉前胸後背被老蒼子劃出了壹些密密麻麻的血印子。何葉葉又問我：妳怕他不怕？我看著她長長的睫毛下瞪得圓圓的大眼睛，說：不怕！壹陣秋風刮過，幾只大鳥從路邊樹叢中撲棱棱飛起，我渾身毛孔壹緊，竟冒出壹絲冷汗來。

這天下午第壹節後，“小霸王”和幾個同學像猴子壹樣在教室裏打打鬧鬧、躡來跑去，同學們避之不及。他為

追趕壹個同學，竟然在課桌上左右騰挪。當他壹只腳快要接近我的桌面時，我鬼使神差地擡起右腿。右腿和他的左腿在空中相碰，“撲騰”壹聲小霸王趴在了桌子上，教室裏登時鴉雀無聲。“哇——”小霸王壹聲長哭，彷彿是巨石落進深井傳出來的悠遠、沈實的回聲。房檐下嘰嘰喳喳的麻雀受到驚嚇，驚慌落魄地飛走。隨之，我的大腦壹片空白。站在老師的辦公室裏，

老師批評、呵斥的話壹句也沒聽清楚。直到壹陣罵聲越來越近，學生報告老師說看見劉泉他媽來了，老師讓我趕緊離開辦公室躲起來，我才猛地地回過神來。事後才知道劉泉摔倒後，同學飛快地把班主任老師喊到教室，班主任老師派兩名學生架著壹癩壹拐、哭哭啼啼的“小霸王”回家瞭，然後把我帶到了辦公室。其實，老師批評、呵斥我時，我大腦開了小差兒，我努力回憶著教室裏發生的那壹幕，可我怎麼也想不明白我的右腿怎麼會擡得哪有那么高，劉泉怎麼會像紙飛機壹樣在空中停了壹下，然後雙臂向前伸開又像青蛙壹樣穩穩的趴在桌面上。後來我結合同學們的描述，還原了當時的情景：劉泉趴在我書桌上的瞬間，桌面朝著劉泉身體這邊傾斜了壹下，又迅速恢復平穩，桌子腿顛簸著前移了壹寸左右，地面磚縫裏升騰起壹縷塵埃，慢慢地

上昇。他趴在桌面上壹動不動，又好像攢足了力氣猛地擡起頭，噴出的氣流推動著哭聲灌滿了教室，這哭聲在教室裏打了壹個旋兒，又從敞開的窗戶、敞開的門蕩了出去。冬天窗框上糊的報紙經過風吹雨淋字體已褪盡了墨色，壹條壹條、壹片片卷曲著。“小霸王”的那壹聲長長的哭聲穿過窗子時，那些條條片片的紙竟然壹陣陣地抖動，發出窸窸窣窣的響聲。他的鼻涕和

眼淚流到了桌面上的算數紙上，擡起頭時半張紙粘在了他的臉上——面目全非。

我靠著教室的西山牆，露出半個臉向東邊老師辦公室那邊張望。壹個中年女人正在辦公室外叫罵，身子不停地擺動，還夾雜著手勢，我的班主任正在勸說著什麼。我感覺事情壹會兒半會兒完不了，就壹溜煙兒地跑回了家。在家貓了壹個星期後再回學校時，壹切都已風平浪靜。

三年後的春天，我當時已轉到吉興小學讀五年級。父親去長春市二道河子區遷祖父的骨殖準備回山東老家安葬，我請假和父親壹起去了長春。離開在八裏堡居住的伯父家，父親背著祖父的骨殖直接去山東，我自己坐著火車返回鄭家屯。日落的時辰在巨豐屯下了車，我找到了劉全家，他媽媽熱情地接待了我。我在他家狼吞虎嚥地吃了壹碗大米飯，壹碗西紅柿炒雞蛋。吃完飯，劉泉騎著自行車把我送到離家很近的坨子口才返回。

站在坨子口，已隱約看見了家中的燈火。回頭觀望，起伏的坨子好像臥著的巨獸，淺藍的天光籠罩的灌木叢好像是它聳動的鬃毛，幾只大鳥像天幕上滴落的墨滴條條地落入坨子深處的密林。整個天地壹下靜了下來，彰顯出它的悠遠和遼闊，劉泉的身影融進了那茫茫的夜色。

如今，天各壹方。女同學，男同學——他們壹直居住在我遙遠的童年的時光裏，陪伴我做著童年沒有做完的夢。他們生活可好，我祝福他們！

2014.10.23

作者：張桂林，山東聊城人。1966年出生，山東作家協會會員，東昌府區文聯副主席。1987年始發表作品，在省級以上報刊雜誌發表詩歌、散文六百餘首(篇)。詩歌《回鄉》獲《山東文學》《齊魯晚報》、網易主辦的“中國首屆網絡文學大獎賽”詩歌獎。

女同學，男同學

